

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

A Child Called "It"

〔美〕大卫·佩尔泽 著 孚韦 路文彬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

A Child Called “It”

〔美〕大卫·佩尔泽 著 孚韦 路文彬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/[美]佩尔泽著 孚韦
路文彬译 -2版 -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3
ISBN 978-7-5442-5896-8

I ①一 II ①佩 ②孚 ③路 III ①自传体小说-美国-现代 IV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6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-2002-138 30-2002-139

A CHILD CALLED “IT”

THE LOST BOY

Copyright © 1999, 2000 by Dave Pelz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ALTH COMMUNICATIONS,

Deerfield Beach, FL, U S A

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

[美]大卫 佩尔泽 著

孚韦 路文彬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袁 静

装帧设计 高梅彩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70千

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2版

印 次 2012年3月第4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896-8
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 复制 翻印 违者必究。

为尊重他人隐私 书中部分人名是化名。

——作者按语

目录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

(孚韦 译)

1 逃离苦海	3
2 幸福时光	13
3 坏孩子	21
4 饥饿折磨	31
5 意外事故	53
6 父亲离家的日子	63
7 主祷文	81
尾声	97

迷失的男孩

(路文彬 译)

1 出逃	105
2 天使	125
3 判决	141
4 新生	151
5 漂离	171
6 抗拒	197
7 母爱	223
8 疏远	241
9 归来	263
10 挣脱	281
尾声	291
虐待儿童问题展望	295
对于收养家庭的一些看法	299
关于本书作者	307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(孚韦 译)

1 逃离苦海

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，加利福尼亚州达里镇。我起晚了。我一定得及时把盘子洗好，不然就没有早饭吃了。昨天晚上就没吃上晚饭，所以今天早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肚子空着了。母亲正在屋子里来回走动，不住口地呵斥兄弟们。我听见她从门厅里咚咚咚地向厨房走来。我又把手伸向滚烫的洗碗水——太晚了，她看到我的手并没有放在水里。

啪的一声，她一拳打在我脸上，我应声倒在地上。我知道最好不要站着不动，听任她下手打我。她的硬心肠我非常了解。她会认为这是我在向她挑衅，那意味着她会打个没完，更糟的是，她还会不让我吃早饭。我重新站直身躯，当她在她耳边大喊大叫的时候，我躲避着她的目光。

我装出怯怯的样子，不管她说什么威吓的话，我都点着头，心里念叨着：“只要叫我吃上早饭就行。愿意打我就打吧，可是别不给我

饭吃。”又是一巴掌，我的脑袋一下子磕在砖砌的炉台上。我装出服从的样子，叫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。她好像已经心满意足，威风凛凛地走出厨房。我数着她的脚步，确认她已经走远，才长嘘了一口气。我演的戏成功了。母亲爱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她摧毁我的生存意志。

我把盘子洗好，又做了一些别的杂务。我得到的回报是吃上了早餐——我的一个兄弟吃剩下的麦片粥。今天吃的是幸福牌麦片，剩下的半碗牛奶里只有不多一点麦片。但我还是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吃完了，我怕母亲中途变卦。这种事以前发生过。她喜欢把食物当成惩罚我的武器。她不会把吃剩的东西倒在垃圾桶里，因为知道我会再把残汤剩水从垃圾桶里拾出来。我对付她的一些花招，她都了如指掌。

几分钟以后，我已经坐在我家那辆老旧的家庭轿车里。因为今天做的家务事太多，我肯定要迟到，才可以乘上母亲开的车去上学。平常日子，我总是走路上学。走到学校正好开始上课，我没有时间从别的孩子的午饭盒里偷偷拿出一点吃的东西来。

母亲先叫我的大哥下车，留下我听她训话。她对我讲，她已经为我安排好明天的计划：她要把我送到她的兄弟那里，以后就叫丹恩舅舅“养活我”。她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本意是想吓唬我。我也装出非常害怕的样子，好像真被她的话吓着了似的。但是我很清楚，虽然丹恩舅舅性格执拗，却不会像母亲这样虐待我。

汽车还没有停稳，我就从车里跳出去了。母亲把我叫回来，原来我把装着午餐的皱巴巴的袋子落在车上了。我的午餐在过去三年中从来没有变过样，总是两份涂花生酱的三明治和几根胡萝卜。我还没有

从车厢里跳出来那会儿，她说：“就说……就说你的头磕在门上了。”接着，她用一种对我讲话时很少用过的声音说：“希望你一天顺顺当当的。”我看了一眼她红肿的眼睛。她的眼神呆滞，仍然没有从昨天晚上的宿醉中完全醒过来；一度光泽闪闪的漂亮头发如今已经成了乱糟糟的一个个小团。像往日一样，她脸上没有化妆。她的身躯过分肥胖，这她自己也有觉察。在她的整个形象里，这已经成了她的典型特征。

因为到校太晚，我不得不先到教务处报到。头发灰白的秘书看着我笑了笑，算是打招呼。过了一会儿，学校的女护士走出来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里，对我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。她先检查了我的脸和胳膊。“你眼睛上面的那块伤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怯生生地点着头说：“噢，我撞在门厅的门上了……不小心。”

她又笑了笑，从柜橱顶层取下一个硬皮纸夹来，翻了几页，俯身给我看。“上星期一你就这么说过一回了，还记得吗？”

我连忙改口：“是我玩垒球的时候被球棒打伤的，纯粹是偶然的。”偶然碰伤！不管什么，我都应该这么解释。但我是瞒不过护士的。她责备了我一顿，我不得不告诉她实话。每次受人盘问，最终我总是老老实实说出真相来，尽管觉得应该给妈妈打掩护。

护士告诉我，说实话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她叫我把衣服脱掉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就反反复复地一次次脱衣服，我立刻照她说的做了。我的长袖衬衫像一块瑞士干酪，到处是洞。这件衬衫我穿了快两年。母亲叫我每天都穿这件衣服，这也是她污辱我的一个手段。我的裤子一点也不比衬衫好，两只鞋前面都已经开了口，脚趾可以自由自在地从口子里伸出来。我只穿着内衣内裤站着，护士把我身上的疤痕和伤痕一

一记在硬皮本里。她又数了一下我脸上的划痕，看看有没有过去她没看到的。她做得一丝不苟，之后，叫我张开嘴，看了看我撞在炉台上、磕崩了边的门牙。她在纸上又写了几句什么，然后继续检查我的身体。这时，她发现我的肚皮上有一个疤痕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这是她把你扎伤的地方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师……啊，不是。”我在心中告诫自己：我又做错了，不该说实话。护士一定发现了我目光中的忧虑。她把硬皮纸夹放下，抱住了我。“上帝啊，”我心里说，“她多么暖和啊。”我不想叫她放开我，想永远待在她的怀抱里。我紧紧闭上眼睛，有那么一小会儿，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。她拍了拍我的脑袋。她的手碰到了今天早上母亲打出的肿包，我缩了一下。尔后，护士放开我，离开了这间屋子。我很快就穿好了衣服。她不知道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我都不耽搁一点时间，这已经是我的习惯了。

几分钟以后，护士同校长汉森先生，还有另外两个老师——摩斯小姐和齐格勒先生，一齐走进来。汉森校长对我的事知道得很清楚，因为我被他叫到办公室的次数比任何学生都多。护士向校长汇报她检查我身体时发现的一处处伤痕。校长翻看了一下她的记录，然后，把我的下巴抬了起来。我不敢直视他的目光，这不仅是长年同母亲打交道养成的习惯，也因为我不想把一切都向他坦白。有一次，大约一年前，他曾经因为我身上的伤疤，把母亲找到学校谈过话。当时他还不清楚我家里的真实情况，只知道我是个问题儿童，有偷嘴吃的习惯。第二天我到学校去，他发现母亲因此又狠打了我一顿，从此就再也不找母亲来学校了。

汉森先生怒气冲冲地说，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，我听了

他的话，几乎吓掉了魂。“他又要找母亲谈话了！”我的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这句刺耳的话，一下子精神崩溃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像筛子一样瑟瑟发抖，像个婴儿似的喃喃乞求汉森先生，千万别给母亲打电话。“求求您啦，”我呜咽地说，“今天别打！您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吗？”

汉森校长叫我放心，说他不会给母亲打电话。他叫我回到班上去上课。因为耽搁了很长时间，已经错过了班级集会，所以我直接去上伍德渥斯太太的语文课。今天要考美国各州和各州首府的拼写，可我没有准备好。过去我一直是个学习优秀的学生，但是最近几个月里，我对生活中所有的事都没有劲头做了，就连借做功课来逃避悲惨生活也放弃了。

我一进教室，所有同学就对我做鬼脸，发出一片嘘声。代课老师，一个年轻妇女，双手在脸前扇动，她闻不惯我身上的气味。她伸长胳膊，站得远远的递给我试卷。但是走到我的位子——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后，紧挨着敞开的窗户——以前，就有人来叫我到校长办公室去。全班同学冲我大声喊叫，我已经成了被五年级抛弃的一件废品了。

我向教务处跑去，眨眼的工夫已经跑进屋子里。因为母亲昨天跟我玩的那个“把戏”，我的嗓子不只干燥，而且疼得要命。秘书把我领到教员休息室。她把门打开以后，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屋子里的阵势。在我面前，围着一张圆桌，坐着我的年级主任齐格勒先生、数学老师摩丝小姐、学校护士、校长汉森先生，以及一位警官。我两条腿僵在那里，一步也迈不动。我不知道该赶快跑开还是等着屋顶塌下来。校长汉森招手叫我进去，秘书在我身后关上了房门。我在桌子的一头坐下，拼命解释我这一天没有偷东西吃。一张张皱着眉头的脸露

出了笑容。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冒着失去公职的危险来搭救我的。

警官向我解释为什么校长汉森找他来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警官叫我谈一谈我母亲的事。我摇头，不肯说。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，我知道我是无法再为她掩饰的。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安慰我，我知道这是摩丝小姐。她对我说，我把事情说出来，什么关系也没有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绞了绞手，吞吞吐吐地把母亲和我的事说给他们听。后来护士叫我站起来，给警察看我的胸上的伤疤。我立刻说，这只是个意外。事实确实如此，母亲从来没想到真用尖东西扎我。我一边说一边哭。我告诉他们，母亲处罚我是因为我不听话。我哀求他们不要管我的事。我觉得心里黏糊糊的，非常难受——这么多年来，谁也没帮上我什么忙。

几分钟以后，我被吩咐坐到外间的屋子里。关门的时候，我看到屋子里的人都在看着我，摇头叹气。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秘书打字。好像过了很久很久，汉森校长才把我叫回屋子里。摩丝小姐和齐格勒先生离开了屋子。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比较高兴，但又有些焦虑。摩丝小姐跪下来把我抱在怀里。她头发上的香水味，我想我是永远忘不掉的。她放开我，转过身去，不叫我看见她在落泪。我这时真的感到忧虑了。汉森校长从食堂里给我拿来装着午餐的托盘。“我的上帝，怎么都到吃午饭的时候了？”我问自己。

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连滋味也没尝出来。托盘里的东西一眨眼就被我吃光了。校长马上又给我拿来一盒甜点，嘱咐我不要吃得太快。我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，甚至猜测，同母亲已经分开的父亲来接我了。但是我知道，这只不过是奇思异想而已。警察询问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。“果然是这样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要把我送回地狱去了！”

她这次可要往死里整我了。”

警官又在拍纸簿上写了一些什么，校长汉森和学校的护士在旁边看着。不久他就把拍纸簿合上，对校长说，他需要的材料已经齐全了。我抬起头，看着校长，他的脸上冒着汗。我可以感觉到，自己的胃正在蠕动，要赶快去洗手间呕吐。

汉森先生打开房门，所有吃过饭正在午休的教员都睁大眼睛望着我。我感到羞愧难当。“他们知道了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他们知道母亲的事了，知道了真实的情况。”知道我并不是个坏孩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需要别人喜欢我，爱我。

我走过大厅。摩丝小姐在哭泣，齐格勒先生正用一只胳膊搂着她。我听到摩丝小姐吸溜鼻子的声音。她又抱了我一下，然后很快地转过身子。齐格勒先生同我握了握手。“做一个好孩子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”这是所有我能说的了。

学校的护士无言地站在校长汉森身旁。大家都跟我告别。我知道现在就要去监狱了。“这样也好，”我想，“在监狱里，至少我不会再挨她打了。”警官和我走到外面的院子，经过食堂。我看见几个同班同学在玩丢球游戏。他们中有的人停下玩球，冲着我喊：“大卫完蛋了！大卫完蛋了！”警察摸了摸我的肩膀，叫我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

当他把汽车开向大街，离开托玛斯·爱迪生小学的时候，我看到有几个孩子好像因为我离校而感到忧虑。被带走以前，齐格勒先生对我说，他会把实情告诉我的同学，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。我多么希望，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以后，能再同他们一起在班里上课啊！要是这个愿望能够实现，什么代价我都肯付出。

几分钟以后，我们的汽车已经到了达里镇警察局。我预料母亲有

可能也在警察局，所以不想下车。警官打开车门，轻轻地拉着我的胳膊，把我拖下车，带进一间大办公室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。警官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用打字机打了几页字。我一边慢慢地吃甜点，一边看着他打字。这次我吃得很慢，尽量品尝点心的滋味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吃到这种美食。

已经过了下午一点钟，这时警官打完了他的文件。他又问我家里的电话号码。

“为什么要我家的电话？”我带着哭腔说。

“我得给你母亲打个电话，大卫。”他语气温和地说。

“不要打！”我用命令的口气说，“把我送回学校去吧。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？一定不能叫她知道我把事情说出来了。”

警官又给了我一块点心，用来抚慰我。然后他慢慢地拨动电话机：7-5-6-2-4-6-0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身边，看着黑色的转盘在电话机上转动。我绷直了身子，想听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否响起了铃声。母亲在接电话，她的声音把我吓坏了。警官挥手叫我站开些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口说：“佩尔泽太太，我是达里警察局的警官史密斯。你的儿子大卫今天不回家了。今后他将由桑·马提奥青少年收容所监护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他们打电话。”警官把听筒放下，冲我笑了笑。“你看，一点也不困难，是不是？”他问我。但是，从他脸上的表情看，他说这句话更像是安慰自己，而不是安慰我。

汽车开了几英里以后，就上了二八〇高速公路，向达里镇郊外驶去。我朝右边看了看，见路边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公路。”在我们驶出城区以后，他轻松地笑起来：“大卫·佩尔泽，你自由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问，紧紧攥着得到的唯一的食物，“我不懂。你不是把我送到一个什么监狱去吗？”

他又笑了笑，轻轻地摇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不是送你去监狱，大卫。你一点也不用担心。我对你讲的是实话，以后你母亲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”

我把身体向后靠了靠。阳光晃到了眼睛，我把头歪了歪，一颗泪珠从面颊上滚落下来。

“我自由了吗？”